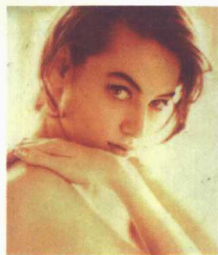


正
版
全
译
珍
藏
经
典



LOVE & WILL by Rollo May

爱与意志

[美] 罗洛·梅 原著 冯川 译 陈维正 校
据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4年版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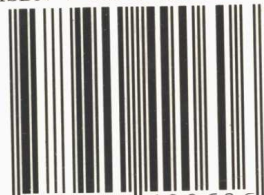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钟人
封面设计 晏萍

本书作者罗洛·梅是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1909年生于俄亥俄州，曾赴维也纳学习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1949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

《爱与意志》是罗洛·梅所著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中心论点认为：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最主要的价值危机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

ISBN 7-80049-060-2B·3



9 787800 490606 >

ISBN 7-80049-060-2

B·3 定价：24.00元

爱 与意志

[美] 罗洛·梅著
冯 川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意志 / [美] 梅著；冯川译. — 2 版.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5

ISBN 7-80049-060-2

I. 爱… II. ①梅… ②冯… III. ①爱情—通俗读物 ②意志—通俗读物 IV. B848.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357 号

爱与意志

著 者 [美] 罗洛·梅

译 者 冯 川

责任编辑 钟 人

封面设计 晏 萍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京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375 印张 288 千字

版 次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49-060-2/B·3

定 价 24.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中译本前言

——爱的陨落与复兴

《爱与意志》在美国是一部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一九六九年刚一出版，立即被《纽约时报》书评栏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不少评论家也纷纷称赞它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称赞它“内容丰富，充满智慧与机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是那种可能给我们时代以拯救的书”；“充满令人鼓舞的真知灼见”；“为今日聚讼纷纭的‘代沟’问题奠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爱与意志》的作者罗洛·梅 (Rollo May)，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一九〇九年出生于俄亥俄州，曾赴维也纳学习过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一九四九年在纽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并同时担任过威廉·阿兰森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院的研究员、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纽约心理学会会长等职务。

罗洛·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经验，而且有大量哲学心理学著述。他的《自我的追寻》、《焦虑的意义》、《心理指

导的艺术》、《心理学与人类困境》、《创造性生活的源泉》等书，在西方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著作当首推《爱与意志》。

在《爱与意志》中，罗洛·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热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在前一过程中，由于现代人“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并以此来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压抑和人的冷漠；在后一过程中，则由于人越来越陷入外在的技术决定论和内在的无意识决定论，遂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个人责任，丧失个人愿望、意志与决心。罗洛·梅一针见血地指出：“爱与意志在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对人生困难的解答。但令人吃惊的是，今天它们本身却成了一个问题……过去用以指导我们的神话和象征已经消逝，而焦虑则举世弥漫日行猖獗。我们彼此依附着，妄图使自己相信，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爱；我们不敢有所追求，因为我们担心，假若我们选择了某物或某人，我们就会丧失其余的一切。”他认为，爱在过去一向被视为一种原动力，一种推动我们走向人生的巨大力量；但在今日社会里，这种原动力本身已陷入分裂。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性与爱的分裂和冲突中。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性行为如此之普遍，而其中的意义和乐趣却又是如此之贫乏！”他认为：性的放纵由于越来越“乞灵于技术”，已变得越来越“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意志问题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使

人们倾向于认为意志不过是一种“幻相”；而在内在的和外在的决定论影响下，人已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于是人们不再愿望，不再追求，不再关心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一切听其自然而处于一种冷漠、麻木、死寂、疏远的状态。意志的瘫痪已使人进入一种“非存在”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罗洛·梅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寻找爱与意志的源泉，把爱与意志置放在更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上。“我们的探索……乃是一种道德上的追求，因为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正是新时代的道德赖以建立的基础。今天，每一个敏感的人都发现自己正处在斯蒂芬·迪德勒斯（按：乔伊斯著名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同名主人公）的位置上，‘我向前迈进……在我灵魂的熔炉中，锻造出我的同胞尚未创造出来的良心。’”“我深信，未来价值的果实有待于今日历史价值的播种才能丰硕壮大……在这变动的二十世纪里，当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寻找爱与意志的基础。”

罗洛·梅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大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他不仅主张恢复爱与意志的传统价值，而且对今日西方世界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批评了弗洛伊德泛性论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响。“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几乎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我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今天，我们已远不是缄口不谈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真有火星降临时代广场的话，恐怕我们除了跟他们谈论性问题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交流话题了。”“在一九一〇年以前，如果你说一位女士很性感，

她会觉得受了侮辱。而今天，她不仅珍视你这种恭维，而且还会朝着你频送秋波。”罗洛·梅对今日西方相当一批人的生活方式持否定的态度，他以辛辣的口吻嘲讽了那些一味炫耀其做爱手段的“床上健将”，指出他们无非是希望借此战胜自己内心的孤独感，企图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但这种崇尚技术，把自己身体当机器开动的方式，不仅使性爱失去了它固有的心理内涵，而且事实上本身正是出于对爱的恐惧。

但罗洛·梅对今日社会的抨击，却丝毫没有返回过去的意义。相反，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伪道学”，对那种虚伪的婚姻关系，对专门用来压抑人的性欢愉和正当愿望的所谓“意志力”，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不容它们起死回生。他认为只是在今天，个人在爱与意志上才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从而具备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在一个摆脱了传统羁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够自己听命于自己的时代里，往往有更多的人能够实际行动起来寻找和实现自我。”“我现在描述的这种混乱，同个人自由的真正可能性是同时到来的。今天，夫妇们能够把性看作是快感与欢愉的源泉；他们不再被把性视为恶的错误观念所纠缠，因而能够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真正的恶——例如两性关系中的相互控制。由于他们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绝不可能达到的自由程度，他们就可以探索种种方式，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内容充实。即便是日益增高的离婚率，不管它提出的问题是多么严肃，仍具有积极的心理效果——它使夫妇们越来越难于以彼此不可拆散的信条为口实，把他们不幸的婚姻合理化。此外，寻求新伴侣的可能性也使我们更有必要接受伴随新选择而来的责任感——假若我和他（或她）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怎样。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即在以生物性欲望为一极，以追求有意义的关系，逐渐加深相互理解等方面为另一极的两极之间（同时也包括两极），发展出一种作为中介的勇气来。这样，人的勇气就可以从单纯地反抗社会习俗，转移到把自己的自我参与到另一个生命去的内在能力上。”

这样的爱，当然关联着个人意志与勇气，但这种勇气已不仅仅是反抗社会外在压力的勇气，而涉及个人存在更深的维度；这种意志，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划地为牢，自我摧残的意志，不是那种自杀式或禁欲式的意志，而是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即在愿望与意向性的层面上和他人，和生活世界发生同情与共鸣。它不仅要求我们敢于面对无意识中的性欲、爱欲和原始生命力，并将它整合到个人意识中，从而深化和拓展我们的意识；同时还要求我们敢于面对爱的悲剧性和由爱强化了死亡意识。罗洛·梅指出，现代人的自我中心，使他们害怕在爱中丧失了个人的存在。他以深刻的心理分析指出：“人在恋爱中丧失其个人存在的危险感，来源于人被卷入新的经验领域时所产生的眩晕感和冲击感。世界突然大大地拓展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新领域。我们能够一方面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爱人，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我们的自主性吗？”“当我爱的时候，我放弃了自我中心。我们从先前的存在状态被抛入到一团虚无之中。尽管我们希望获得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存在，我们却没有任何把握。一切都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世界被摧毁了，我们又焉知它是否还能重建。我们给予和放弃了自己，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还会不会重新获得自己呢。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

都在摇晃，它何时才能停息，它又将栖身于何处呢？”“爱把我们带到意识的紧张状态中，在这种紧张状态中，我们丧失了任何安全的保障。”“事实上，当爱得到回应时，爱者往往比没有得到回应时更加焦虑。”“因此，人类是惧怕爱的，而且确实有惧怕的理由”。

出于这种内在的恐惧，人不是把自己紧紧封闭在狭小的自我牢笼里，就是通过使性与爱分离，设法达到一种肉体交合而心灵并不相爱、情感并不涉入的境界。这是两种不同的“反恐惧策略”，但实质却是一样，都是不敢放弃安全的现在而跨入未知的未来。罗洛·梅认为，正是这种因循苟且的态度，才使人丧失了存在的勇气，才导致了爱的异化和意志的沦丧。

正因为如此，罗洛·梅才决心寻找爱与意志的源泉，把爱与意志，从而把人的生存勇气置于更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上。这就是《爱与意志》中用大量篇幅着重论述爱欲、原始生命力和意向性的原因所在。

什么是爱欲？爱欲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欲使人向上，使人追求真善美，使人走向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罗洛·梅引用希腊神话，引用《圣经》故事，引用歌德与莎士比亚，引用苏格拉底、柏拉图、圣·奥古斯丁等人的话多方面地论述了爱欲的功能。苏格拉底说：人性不可能找到一个比爱欲更好的助手；圣·奥古斯丁则认为爱欲是使人走向神的内在动力。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写道：“永恒女性引领我们向上，”罗洛·梅则认为这句话应更准确地理解为：“在与女性的关联中，永恒的爱欲引领我们向上。”总之，爱欲是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欲创造生活，

唤起激情，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爱欲“给生命中纷纭杂多的质素以意义，给我们枯燥散漫的生活以形式，它是整合我们分裂状态的凝聚力。”“它是永恒的拓展，自我的延伸，是不断更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为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而献身……这种自我的不断更新，乃是爱欲固有的属性。”

罗洛·梅张扬爱欲，是为了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为爱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不找到这个基础，爱就容易被误认为是建立在性欲之上。罗洛·梅并不否认性的意义，但他始终强调性不能与爱欲分离；性一旦脱离了爱欲，就会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丧失内在的激情，最终将导致性冷淡和性无能。他认为性欲与爱欲构成了性爱的两个侧面：性欲是一种来自后方的动力；爱欲则是一种来自前方的召唤。性欲与“理由”（原因）相关联；爱欲则与“目的”相关联。“性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理由”对于过去的考虑，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则不然，它是你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理由的概念与决定论相关联，目的的概念则意味着你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因此它与自由相关联。我们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洞察和响应，通过使它们脱胎于想象，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参与到铸造未来的过程中去。这就是积极的爱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爱欲对自然界和他人的爱欲的响应。”

但爱欲却离不开激情。“没有激情的爱欲是长不大的”；“他永远只能是一个顽皮而淘气的小孩子”。罗洛·梅借用希腊神话，富于象征意味地说明了这一点。爱欲需要激情，激情则来自原始生命力。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更为深邃的生命动

力，它超越于善恶之外，但却是性与爱、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源泉。原始生命力类似荣格所说的“阴影”（shadow），它是一种狂暴的自然力，是一种强大的原型功能；是掌握个人命运的巨大力量，或者毋宁说它就是一个人的命运。用罗洛·梅的话说，“原始生命力作为生命中的阴暗面，既蜃居在黑暗的地下王国，又高翔在爱欲的超验领域。”它既可以使人成为恶魔，又可以使人成为神明。我们的任务，是敢于承认并面对这一人性中的阴暗面，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上将它整合到个人意志之中，使之成为爱与意志、灵感与创造的不竭源泉。

正因为如此，所以意志的功能并不在于压抑个人内在的欲望，而在于组织、整合、保护和指导个人的内在欲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用意志来反对本能和愿望；现代人则用本能和欲望摧毁了意志。罗洛·梅认为，这种自相残杀只能被视为一种谬误，他相信他在意向性这一更深的心理层面和存在状态中，达到了意志与愿望的统一，并从而为意志找到了坚实稳固的基础。他认为，愿望只有在遭到压抑和扭曲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邪恶的、病态的愿望。而在本真的存在状态中即在意向性这一层面上，愿望不仅是对世界与他人的注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他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这一对象的理解；不仅是对对方的欲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的给予和想象。换言之，它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一种内在沟通，是一种深邃的同情和共鸣。他反对把人的愿望视为一种机械的、盲目的、原始的冲动。“人的愿望并不仅仅来自过去的动力，并不仅仅来自原始需要的呼唤。它同样也包含着某种选择性。它是对未来的设计，是通过象征（包

括记忆和幻想)塑造我们所憧憬的未来。愿望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出发点,是未来必须按我们的要求如此这般的先决条件”。他给愿望下的定义是:在想象中把握某一行动某一事件的可能性,即对于未来的“想象性参与”。愿望与意志的关系是:一方面,任何意志都是以愿望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另一方面,愿望又必须与意志整合,上升到自我意识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意志的出现不是对愿望的否定,而是把愿望合并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上。”只有通过愿望与意志的整合,人才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决心,积极地去实现自己。

罗洛·梅并没有对未来作任何预言和描绘,更没有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道路。他不过是希望对爱与意志的呼唤;激励人们的生活勇气,使人们敢于从怯懦、冷漠、空虚、封闭、仇恨、敌对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去勇敢地开拓和创造自己的明天。他在本书结尾处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们正站在从前一切时代的意识顶峰,前人的智慧都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洞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和喜欢,总是把我们引导到一片陌生的、令人困惑的、没有经过开垦的处女地,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唯一的出路是向前。我们必须在畏缩后退还是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命运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

这在一定意义上概括了本书的主题,揭示了他写作这本书的内在意向。当然,作为心理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作为存在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罗洛·梅的上述思想也包含着严重局限;他虽然对西方当代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但由于他仅仅着眼于道德伦理,着眼于“爱与意志”,眼界始终未能上升到社会历史高度;他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也不如新弗

洛伊德学派霍妮、弗洛姆等人从社会文化角度着眼所作的批判来得深刻。

冯 川

序 言

有些读者一定会因为本书的书名将爱与意志并列在一起而感到诧异。长期以来，我一直深信爱与意志是相互依存、彼此从属的。两者作为存在（being）的联结过程，都伸展出去影响他人，塑造、形成和创造对方的意识。但是这一点，在内在的意义上，又只有当个人同时开敞自身接受他人的影响时，才有可能办到。没有爱的意志会成为一种操纵——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代有足够的例证；而没有意志的爱，在我们今天，则成了一种无谓的感伤和实验。

我对本书所提出的若干观念，也像一般作者通常所做的那样，据以感到自豪并对之承担责任。但在过去八年的撰写过程中，许多朋友阅读过原稿，并就某些章节同我交换过意见。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多丽丝·柯尔（Doris Cole）、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埃利诺·罗伯茨（Elinor Roberts）、厄纳斯特·夏赫特（Ernest Schachtel），以及已故的保罗·梯利希（Paul Tillich）。杰西卡·芮恩（Jessica Ryan）为我提供了许多直觉理解和实际建议，

我要对此致以最高的谢意。

当我在新罕布什尔 (New Hampshire) 撰写这本书时，在那个漫长的夏季里，清晨我很早就起床，走出房间来到中庭，那儿溪谷向东北的山脉延伸而去，银光闪闪地沐浴在黎明前的雾霭之中。鸟儿清亮的嗓音回荡于另一个静谧的世界，正用赞美诗般的合唱迎接新的一天。伴随金翅鸟和谐的清唱，麻雀满怀激情的歌声几乎将它们摇落苹果树梢。啄木鸟轻敲着山毛榉，林中的鹤鸟在无尽的歌声中将自我遗忘。而湖上的鱼鹰，挟带着哀怨痛苦的原始生命力一跃而起，仿佛要力挽万物，不使沉溺于过分甜美的情调之中。这时候，太阳升上山顶，照耀出一个令人惊奇不已的绿色新罕布什尔，它以其难以容纳的丰富性，浮游于整个长长的溪谷之外。树木一夜之间似乎长高了几寸，而草地上正绽开着成千上万个棕眼的苏珊。

我再一次感到生命的生生不息，那种永恒的回归，那种生长、繁衍、衰亡和再生。我深知人类乃是这永恒旅程的一部分，乃是其悲愁与高歌的一部分。但是，人，这追寻者，被他的意识所呼唤却要超越这永恒的回归。就这一点而言，我与别人并无任何差异，唯追求所选择的领域有所不同而已。我深信，未来价值的果实有待于今日历史价值之播种才能丰硕壮大，而我个人的信念始终是寻求内在的真实。在这变动的二十世纪里，当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寻找爱与意志的根源。

罗洛·梅

新罕布什尔 1969年

目 录

中译本前言——爱的陨落与复兴 序 言

第一部 导 论

- 第一章 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2)
- 一 问题即预言…………… (8)
- 二 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 …… (11)
- 三 神经症患者作为预言者 … (15)
- 四 冷漠的出现 …………… (19)

第二部 爱

- 第二章 性与爱的悖论**…………… (28)
- 一 性的泛滥…………… (29)
- 二 乞灵于技术…………… (35)
- 三 新清教主义…………… (37)
- 四 弗洛伊德与新清教主义 … (41)
- 五 问题的动机…………… (46)